

春秋左傳正義

四

春秋正義卷第六

陳氏

相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

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

疏

注經之至贏縣正義曰

相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

春秋正義卷六

一

卷六

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初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桓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為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



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為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蝥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蝥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廕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為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為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

春秋左傳卷六

父

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言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

胥命于蒲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六月公會

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無傳盡

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注既盡至不見正義日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望

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減光故為月食張衡靈

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日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

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遮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

春秋正義六

三

劉昭

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

有故則 **疏** 注禮君至卿逆 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使卿逆 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

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為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逆也

不言女未至於公會齊侯于謹無傳夫人姜氏至

曾故不稱夫人無傳告於廟也不言暈以至冬齊侯使其弟

自齊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疏有年正義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

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

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取穀梁為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

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相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

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鶴來巢

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鶴不以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

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

御戎梁弘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疏

傳注武公至之右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也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故知御為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疏注汾

水邊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汾

隰汾水邊也驂絰而止驂駢馬疏注驂駢馬正義曰說文云駢驂旁

馬是駢駟為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駟。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駟，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為駟，故摠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駢馬則謂之駟，詩稱兩駟如舞，二馬皆稱駟，禮記稱說駟而賻之一馬亦稱駟，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駟馬在衛外，挽勒每絰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少儀云：駢駢翼翼是也。夜獲之及，藥共叔共叔，相叔之傳，藥賓之子也。身傳翼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會于贏成昏

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疏

江公不至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

姜也。詩刺魯相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相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夏齊侯衛侯晉

卷五十五

五

詩六

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

故曰公子

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

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疏

注昏禮至其義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

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其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其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波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

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妨嫁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

之疏

凡公至送之 正義曰昏以相敵為耦先以敵國為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

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為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為上下也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

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口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疏

注古者至釋之 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

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

魏

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疏

注為明至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

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

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
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

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疏

注冬獵至書地正義曰冬獵

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

春秋正義卷六

十

李光祖

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

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

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

疏

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文他皆放此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

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賤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為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賤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賤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咥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為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且字非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非狩地

故書時

疏

注郎非至合禮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合禮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

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駁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知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夏周宰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夏周宰

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

小之也

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

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

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

故但書正月慎疑

疏

注未同至兩書 正義曰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

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

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夫惠尚近故疑與惠公

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

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

春秋三

春秋左傳卷六

九

張明

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

已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

疏

注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即朝

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

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

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夫必成故直

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

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疏

注仍叔至出聘。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然。葬陳桓公，城祝丘。無傳齊鄭。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

雩

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蝻

無傳，蝻之屬為災，故書。

疏

注：蝻至故書。正義曰：...

釋蟲云：蝻，蝻蝻，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蝻，蝻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擊蝻，蝻土蝻，樊光云：皆蝻之屬也。然則蝻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冬州公如曹。不

小六十五 春秋正義卷八

十一

洪福

奔以朝出也。為下寔來書。

疏

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

之法進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為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注不書至陶縣 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

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春秋正義六

十一

馬松

佗相公第五父也稱文公子明 公疾病而亂作國 佗非相公母弟也免相公太子

人分散故再赴 公疾病 正義曰鄭玄論 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奪不使 注奪不使知王 知王政 正義曰隱

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秋王以諸

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

左軍蔡人衛人屬焉

疏公林父王卿士

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

黑肩周桓公也

鄭子元請為左拒

以當蔡人衛人

子元鄭公子拒方陳

為右拒以當陳人

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

不能相枝持也

既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萃聚也集成也

曼伯

為右拒

曼伯檀伯

疏

注曼伯檀伯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

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

宋水王表六

七

齊信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

彌縫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

疏

注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為大司馬六國時齊

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

十五乘為偏是彼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

戰于緇葛

緇葛鄭地

命二

拒曰旒動而鼓

旒旗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

疏

注旒旌至

號令

正義曰旒之為旌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為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

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旒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旒是可觀之物又旒字從旌旗之類故知旒為

旂也周禮司常通帛為旌故云通帛為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旌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旂而此軍得有旂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是知戰必有旂故以旌為旂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旂指麾今時為軍猶以旌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也賈逵以旌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旌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為擊鼓候也注以旂說為長故從之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春秋正義六

十三

將信

王亦能軍

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

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

也社稷無暵多矣

鄭於此收兵自退

夜鄭伯使祭足

勞王且問左右

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

非也

疏 注祭足至非也

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

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為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

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為因有
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
心皆以伯叔為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
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傳所記
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

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
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

疏

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

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為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
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為童
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
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末為末
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
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為欲顯天時更別言

秋大雩書不時也

十二年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

春秋卷六

十四

張

欲顯天時以指事故
重言秋異於凡事

疏

注十二至凡事正義曰上既言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

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
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
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
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凡祀啓蟄而

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
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疏

注言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

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
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
別為三名散則摠為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
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
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
經文然凡之所論摠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
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摠包天子及
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

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為正月中閉蟄為十月中也。注以

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為過時既以閉蟄為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為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也。主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田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

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
正人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初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
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
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
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
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
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
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
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
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
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
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氣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
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
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
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
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

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
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
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
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
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
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
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
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
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
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
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
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
弑鬻而弔士有誅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
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

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
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
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
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
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
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
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
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
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
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
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
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
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
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
后稷配也冬至祭天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
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六八十八 春秋正義 十七 孫日新
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 **疏** 注龍見至膏雨 正義曰天
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

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為
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
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
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
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
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
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
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早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
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
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
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
過於見此為強牽夫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
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
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

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寧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寧俱是祈穀何獨寧為吁嗟早而脩寧言吁嗟可矣四月常寧於時未早何當已吁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

嗟也賈服以寧為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嘉穀始熟疏注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為名知必待嘉穀熟乃

為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證

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

秋農乃登穀天子嘗苾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

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

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

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

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

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

月言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注建亥至備矣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疏正義曰傳稱火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

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啓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 **過則書** 十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 注十日至慢 正義曰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致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

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寔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

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許齊魯人

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許齊魯人

大閱 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時簡車馬 **疏** 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

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隨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

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

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

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邾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

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注齊為至車馬 正義曰大閱之

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為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成齊經

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

卒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

也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在莊二十二年 **疏** 注

立至二年 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九

月丁卯子同生 相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

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疏** 注相公至生也 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為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

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

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衛之年成公

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 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

亦不書也 冬紀侯來朝 春秋正義六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 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楚武王侵

也 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楚武王侵

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疏** 注隨國至隨縣 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為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

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使遠章求成焉 遠章楚大夫

侯見經其後不知為誰所滅 遠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

也 正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

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

我張吾三軍而被

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

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

張自侈大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

張之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

賢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

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

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

疏

以為至其君正義曰言此計今雖無以終始之益以為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

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利

王毀軍而

納少師

從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

我也君何急焉

疏

天方授楚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

子男之地至此君始疆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

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

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

餒而君逞欲

逞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

其可也

詐稱功德以欺鬼神

疏

臣聞至可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

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公曰吾牲牲肥脂粢盛豐備何則不信楚也

公曰吾牲牲肥脂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楚也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字全也脂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疏

注牲牛至曰盛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

春秋正義云

三

李舟

祭以三牲為主知牲為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牲祭用純色故知牲謂純色字全言毛體全具也由禮曰豚曰脂肥肥脂共文知脂亦肥也重言肥脂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脂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粢是黍稷之別名亦為諸穀之摠號祭之用米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器故云在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脂謂民力之普存也

博廣也碩大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

備腓咸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脂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字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

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奉盛以告曰絜粢黍稷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三時春夏秋

奉酒醴以

告曰嘉粟旨酒

嘉善也粟謹敬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

馨香之遠聞

故

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親其九族

以致其禋祀

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

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民飢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

伐

對曰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

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

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

人文飾辭義為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

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腍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

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腍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

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

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臚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粟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粟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臘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揔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甚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為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飢饉民力彫竭不得為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絜豐絜言民食多告酒嘉言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為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注雖告至所闕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臚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字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疾蟲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注嘉善至敬也 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粟為謹敬言善敬為酒案詩實穎實粟與田事相連故粟為穗貌此粟與嘉善旨酒相類故粟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粟為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注父義至子孝 正義曰父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

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第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於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注裡絜至族者也 正義曰釋詁云裡敬也故以裡爲絜敬隱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裡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

春秋正義六

二十五

吳志

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之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

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
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夏會于成紀


來諮謀齊難也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北戎伐齊齊侯使

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

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於齊
甲首也
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

之餼
生曰
使魯為其班後鄭
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

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注班次至闕文正義曰劉炫云在成

成陳書經此成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關仲尼不得言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

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

有郎之師
郎師在十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

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
在我而已大國何為

君子曰善自為謀
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
及其敗戎師

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他女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大

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

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

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

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疏注大牢至適也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為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為少牢以

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

祀之牲拴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

故因以為名鄭立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

春秋正義卷六

二十七

許詠

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

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接子

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為文其實接母

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立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

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

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

冢子則皆降一等**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疏**注禮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

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立云桑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

疏注世子至之婦正義曰乃降以

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魯大夫

以名生

為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為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疏

注若

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為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為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以類命為象

若孔子首

疏

注若孔至尼丘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

首上汗頂故因名曰丘

取於物為假

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

曰

疏

注若伯至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

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

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

取於父

為類

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

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

疏

注國君至

名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為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為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山川者亦謂

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 辟不祥也

疏

注隱痛至祥也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為痛也以

痛疾為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不祥

不以畜牲

畜牲 六畜

疏

注畜牲六畜 正義曰爾雅

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眾服虔皆以六畜為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為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為畜共用則為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

不以器幣

幣 玉

疏

注幣玉帛 正義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

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為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為俎豆鬯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為名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

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

疏

周人至諱之 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敬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

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注君父至斥言 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藥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敬妻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

未木字義下

三

徐

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雖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觴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

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為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故以國**

則廢名

國不可易故廢名

疏

注國不至廢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為

正義曰國名

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為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改

山川

疏

注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

改北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共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 **其事以畜牲則廢祀** 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

廢禮

疏 廢祀廢禮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

正義曰祀以牲為主無牲則祀

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摠之

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廢

為中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先君獻武

廢二山

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教更以其鄉名山

疏

注二山至名山正義曰晉語云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教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父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 **是以大物不可**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

謂同日

疏

注物類也謂同日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

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

知同物為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為類命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

成于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

不能

春秋正義卷第六

春秋正義卷第七

陳平

相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

縣南有成亭

疏

注焚火至故書正義曰咸丘地名以火焚地明為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

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釋例曰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是言火田非狩法故不書狩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譏其失地也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

小四十五

春秋正義七

一

何慶

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烧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

朝不摠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辟陋小國賤之

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疏

注辟陋至書夏正義曰傳直云賤之不言賤意以穀鄧

是南方諸侯近楚小國明以辟陋小國故賤之也賤之者以其朝禮不足故書名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今生書其



名欲比之附庸但實非附庸故仍書其爵介葛盧言來不言朝全不能行朝禮此則行朝禮但禮不足耳傳在春經在夏經書實朝之日故春來至夏乃書之世本鄧爲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栢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衛冀隆難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衛穀鄧在南地屬衡岳以越棄疆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謂一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無文杜何所準馮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辟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秦道靜釋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魯班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而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

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

王遷盟向之民于邾邾王城 **疏** 注盟向至鄭成正義曰此盟向之

邑必有主據之言求成于鄭是主求成也隱十一年王以與鄭傳稱王不能有然則鄭雖得之亦不能有故今始求成既而背之是背鄭歸王故王遷于邾若主不歸王則王無由得遷之也冬曲沃伯誘晉

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

烝見瀆也 **疏** 春正月己卯烝 正義曰衛氏難杜云上例在五年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

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為不可而云非為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為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

天王使家父來聘

無傳家父

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無傳

秋伐邾

無傳

冬十

月雨雪

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

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疏

注祭

公至略輕正義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為天子三公公羊亦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

春秋正義七

三

徐仁

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為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為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為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略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輕猶鞶邾之戰唯書卻克林父此天子使公卿之文是杜約彼文知公行必卿從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

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猶以為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迎大妣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立注禮自以先聖為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為天子二三其德自無定矣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鬬伯

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夏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黃國今弋

陽縣使遠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

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所服也所

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遙見楚師季

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

速杞隨地逸逃也

鬪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

鬪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為右

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

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疏

漢淮之間

正義曰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禹貢云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

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

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

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

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也

冬王命虢仲

虢仲王卿士

春秋正義七

五

毛俊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虢仲王卿士

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禮也

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相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

者伸父

疏

注季姜至之尊正義曰時當相王故云相母之尊王后也公羊傳曰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

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申父母之尊也

公羊又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

也天子之居必以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

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疏

注曹伯至來朝正義曰朝禮當

君自親行不應使大子也當享而大子歎明年而曹伯卒知其有疾故使大子來朝也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

言朝也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
傳皆為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

女行唯王后書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巴子使

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

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

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

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鬬廉

春秋正義七

六

吳志

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二

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

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

敗鄧人宵潰宵夜也疏注韓服至州縣巴所使故言巴行人行人謂

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

年楚共王與巴姬埋辭則巴國姬姓也此年見傳文十六

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正義曰三逐巴師不克鄧故鬬廉設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

沃

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

疏

注梁國至國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是

梁在夏陽也僖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既以國配嬴則梁為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冬曹大子來

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

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

酒始獻

施

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施父魯大夫

疏

注諸侯至上卿正義曰繼子男以上皆周禮典命職文也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釋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

春秋正義十

十

卷四

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正以為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於諸侯之上卿繼子男之未命數相準故也是言曹大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賓客待之同上卿之禮也卿禮餼饗積膳之數掌客聘禮略有其事傳不言未誓知曹大子必未誓者若誓則下其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當如子男不得徒以上卿之禮待之也釋例摠論世子故言比於諸侯之上卿此指說曹國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何休膏肓以為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為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老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非歎所也正義曰服

虞云古之為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福禍無喪而戚憂必憚焉今天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

名夏五月葬曹相公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挑

丘弗遇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挑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

有挑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疏注改侵至有辭正義曰周禮大司

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為班則魯有

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

春秋正義七

八

李聖

人不與戰也釋例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夫子善魯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有禮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

伐以見無罪此聖人之所以扶弊王室躬崇大教故詭常例以特見之是其義也

傳十年春曹相公卒終施父之言號仲譜其大夫

詹父於王號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號夏號公出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疏注號仲至大夫正義曰周禮每

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譜其大夫知是屬己之大夫非號大夫者若號國大夫號仲自得加罪無為譜之於王且其

若是號人不得以王師伐號故也注虞國至陽縣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大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是為虞

仲嗣大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

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為虞
公志言大伯後者以仲雍嗣大伯故也
秋秦人納

芮伯萬于芮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

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

賈害也賈買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

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

出奔共池共池地名疏注虞叔虞公之弟正義曰祭叔既為祭公之弟知虞叔

亦是虞公之弟匹夫無罪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唯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傳通謂

之匹夫匹婦也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

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

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

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先書

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疏

注鄭主至周禮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衛不合先書當先書鄭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

而先序齊衛者王爵齊衛為侯尊於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成

王爵為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

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

年赴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九月宋人而葬速

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疏**

注祭氏至詳之正義曰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是諸侯之卿嘉之乃不名則於法當書

名祭仲行無可嘉知仲非其字故云祭氏仲名也祭仲鄭卿而至宋見執必是行至宋也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此當

云執鄭行人而不稱行人者聽宋迫脅以逐出其君罪之故不稱行人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嚮師殺之傳曰罪

不在行人也以罪不在則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釋例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

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是說罪仲之意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

行人言使人也是變例也傳稱誘祭仲而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必知以行人應命罪之故不稱行人者祭

仲若不至宋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宋即是因事而行亦既因事而行便為使人之例杜以傳文稱誘故序其本意

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齊人執鄭詹文亦何異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杜氏就如

劉言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杜以蕭叔非字故知祭仲是名仲既書名為罪則不稱行人是其貶責劉云祭

仲本非行人未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為宋所納故曰知有何所據

子從告也文連**疏**注突厲至言鄭正義曰成十八年祭仲故不言鄭

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知此為宋所

春秋正義七

十

揚

納故曰歸也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傳無褒貶之例知從告者之辭告者不言公子故不稱也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以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鄭忽出奔衛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疏注忽昭至名赴正義曰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疏信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之以名赴也其賤之意說在忽之復歸

柔會宋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叔是名叔亦無族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蓋亦未賜族也公會宋公于夫鐘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文宋為大國傳處鄭下是史文舊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故後言宋耳非謂盟之序列宋在下也服虔以為不書宋宋後盟宋若後盟盟本無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為此盟也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為經

故也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楚屈瑕將盟貳軫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疏注柔魯至地闕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

春秋正義七

十一

宋琦

城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
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
名即屈瑕
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

虞四邑之至也
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
君次於郊郢

以禦四邑
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
我以銳師宵加於鄭

鄭有虞心而恃其城
恃近其城
莫有鬬志若敗

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盍何

不也齊益也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

君之所聞也
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成軍以

春秋正義七

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卒盟貳軫

疏
注邑亦國也正義曰書云欲宅洛邑傳每云敝邑是也注君謂屈瑕也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

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為君者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為君大夫正法

當呼為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為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為公是家臣

稱其主耳鄭有虞心正義曰鄭人曰虞四邑之至冀其與己合勢有虞度外援之心而又自恃近城故無鬬志

注商紂至夷人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

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小殊此注引予為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證商周之

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

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

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儀

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

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莊

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

之曼鄧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

公雍氏姑姓宋大夫也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春秋正義七

十三

張暉

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

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

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

衛已亥厲公立疏注祭仲至應命正義曰傳言誘而執之則祭仲被誘如宋在

宋見執執不在會知非會也被誘而往知非聘也直為見誘而以行人應彼宋命也行人謂行往宋耳劉炫云杜欲

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

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

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

月壬辰陳侯躍卒

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

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

疏

注厲公至從赴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

正義曰躍為厲公

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為二人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立七年大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弑厲公而躍立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為莊公案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為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為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哲言馬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

春秋正義七

十四

李府

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非正月之日而以正月起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彼以十二月之日為正月起魯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從後月而赴故因此以示別

意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

公于龜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

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丙戌衛侯晉卒

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

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注重書至以名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

正義曰春秋之中唯

日者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書策復應各書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略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

此重書丙戌非是義例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文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

信故以獨戰為文 疏 注既書至為文 正義曰春秋之例戰不

罪之辭言戰又言伐者皆是罪彼所伐之國此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言以鐘鼓聲其罪而伐之彼

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此文亦當如彼宜云及宋人戰今直言

戰于宋者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皆陳曰戰戰是敵辭不言及宋戰不使宋得敵也十年郎之戰我有禮彼無禮

齊鄭無辭以罪我不令我與彼敵彼自獨戰為文此戰我有信而宋無信我有辭以責宋不使宋敢敵我我自獨戰

為文郎戰我有辭故言戰不言伐此戰宋無辭故言伐不言與宋戰二者雖文皆獨戰而義存彼此俱是善惡有殊

不得相敵故也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杞自

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

丘 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

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遂帥師而

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

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云亂

楚伐絞軍其南門

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

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大敗之

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疏注城下至深

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

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為深恥者諸侯當好事四鄰

以衛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彊敵兵臨城下

力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伐絞之役楚師分

之甚將為鄰國所笑故深恥之

涉於彭彭水在新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

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疏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謀伺也巡徧也

注彭水至魏縣正義曰釋例云彭水出新城昌魏縣東

比至南鄉筑陽縣入漢注羅熊至徧也正義曰羅熊

姓世本文也說文云謀軍中反間也謂詐為敵國之人入

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謀為伺而兵書謂

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遶徧行之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

燕師敗績

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

鄰國非禮也

疏

公會至敗績 正義曰傳稱宋多責賂於鄭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然則此戰之興

本由宋鄭相怨雖復各連同好當以宋鄭為主其序紀在鄭上宋處齊下者若魯人不與而鄰國自行則以主兵為先若與魯同行魯史所記則當以魯為主不得復先主兵亦既不先主兵即以大小為序故紀先鄭也宋使齊為主猶隱四年州吁伐鄭使宋為主故齊先宋此以公在會故不以主兵為先尊卑為序故紀在鄭先若然莊二十六年會宋人齊人伐徐杜云宋主兵故序齊上彼魯亦在而先主兵者彼是魯之微人所會之國又少此則公自在會及所戰之國歷序又多故不與彼同也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史所以然者師是將之所帥戰則舉將為重敗則羣師盡崩固當舉師言敗若其敗還書將則是將身獨敗無以見師之大崩故戰則稱將敗則稱師言其眾師

春秋正義

十七

李侃

盡敗非獨將身敗也此燕人謂將也楚子傷目故稱楚子敗績此若云燕人敗績則是燕將身傷以此不得不稱師敗唯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違常文耳 注大崩至禮也正義曰言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此敗稱師而彼敗稱人是史異辭也史非一人立辭自異非褒貶之例也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為義故合各從其本耳杜以既葬為成君雖則踰年猶待葬訖故以惠公為非禮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於其國內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書魯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父未葬於其國內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是言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鄰國也杜言違禮失制禮制亦無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得稱王命使其禮制未可 三月葬衛宣公 無以此知接鄰國則違禮制也

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足趾

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

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

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快也蒲騷役在十一年

春秋正義卷七

十八

薄信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

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

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

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

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

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

也令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

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

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

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疏

大夫

至行也 正義曰大夫伯比言濟眾者其非益眾之謂也其此伯比之意當謂君宜撫慰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訓諸司長率以令德而威懼莫敖以刑罰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狃貫也貫於蒲騷之得勝遂恃勝以為常將自用其心不受規諫必輕小羅國以為無能君若不以言辭刑罰鎮重撫慰之莫敖其將不設備乎夫謂伯比伯比之意固當謂君教訓眾民而好以言辭鎮撫之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德見莫敖而告之道上天之意不借貸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得勝言其必須敬懼也其意當如此耳若其不然此伯比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而更請益師乎注狃伏也 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伏習也郭璞云貫伏也今俗語皆然則狃伏皆貫習之義以貫得勝則輕易前

春秋正義七

十九

吳志

敵將自用其意不復持重 注鄆水至入漢 正義曰釋例曰鄆水出新城沔鄉縣東南經襄陽至宜城

漢 縣入 宋多責賂於鄭

立突

鄭不堪命故以紀

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後地期而及

其戰故不書 所戰之地

鄭人來請脩好

疏

注公後至之地 正義曰兩敵將

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相十三年戰不書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已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已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已巳之文在

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年

武父之好以無傳書無冰時失夏五不書月鄭伯使闕文

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

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正義曰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

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

春秋正義

二十

毛俊

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

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

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為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

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為扱扱以授春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

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其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

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疏注先其至示法正義曰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

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散齋七日致齋

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齋之初日也既已戒日致齋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不

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
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
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丘
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
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
災害為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
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
為害杜必為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
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
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 冬十

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

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餼生

春秋正義卷六

二

詩詁

曰注熟曰養生曰餼 正義曰周禮外內饗皆掌割

餼亨之事亨人給外內饗之饗亨煮饗者煮肉之名

知熟曰饗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餼臧石牛以生牛賜之

知生曰餼又聘禮致饗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是

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鄭立以為生牲曰餼唯瓠葉

箋云腥曰餼欲以牽為牽行故餼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

猶以生為餼傳諸言餼者皆致生物於賓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

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 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 及穀故曰書不害冬宋人

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

及大逵渠門鄭城門 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 郊牛首

鄭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

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相王也夏四月己巳葬

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

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疏注突既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正義曰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出非自出也舊史書臣以逐君仲尼脩春秋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為文以故此

注迹突之惡言其罪之之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春秋正義七

二十二

吳省

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言其

所犯處多非徒逐者獨惡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臣臣之逐君其罪已著沒其臣名獨見君罪言罪不純在其臣故也

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辭故釋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

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言責其不能自安自固自奔即是身罪名與不名不復著義故從告也昭三年傳曰書曰北

燕伯款出奔齊罪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

之也是變例也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

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絮

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

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注忽實至八年 **疏** 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

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正義曰成

忽本既居君位然後出奔故今還以復位之例為文也經

言復歸明是復位之例注言此者以忽之出奔不稱鄭伯

歸言世子又非君號非君而稱復歸嫌其不是復位故明

之禮父在稱世子忽父之喪於今五年世子非所當稱故

迹其稱之意鄧曼所生立為世子是有母氏之寵也宗卿

謂同姓之卿祭仲之女曰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

救齊敗戎是有功也而守介節謂守瑣瑣猶介之節不娶

齊女也經書鄭忽出奔不稱鄭伯是降名以赴也今稱世

子復歸是逆以天子之禮也逆以天子之禮者以突是庶

子無道出奔更欲擇君莫踰於忽以本是世子故迎之使

還為是世子所以得歸鄭以世子名告不以嘗為君告時

史因其告辭書曰世子實復本位書曰復歸而忽之為君

不能自固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為君亂鄭國

者實忽之由釋例與此注盡同其末云故仲尼因以示義

言因舊史之文即稱世子示鄭人本有不以為君之義忽

於隱公之世每稱公子六年稱天子則救齊之時已立為

天子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

故也 **許叔入于許** 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

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 **疏** 注許叔至逆例

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疏** 正義曰入者自外

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

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

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為己之援

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

人嘉之以字告也杜知是字者以蔡季歸於蔡季子來歸

亦以書字故知之也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

曰入嫌此亦為國逆之例釋例曰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

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

為例由先儒以為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

例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

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
有國逆之理故於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
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葛人來朝

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

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疏

注三人至東北正義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以邾子未得王

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耶犁來未朝附庸書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朝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有稱朝之義知此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是人之於名例差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釋例曰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世子則名會王世子于首止曹世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世子稱人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是言世子稱謂之等級也地理志泰山郡牟縣故牟國也

陳留郡寧陵縣應劭曰故葛伯國然則於晉屬梁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

櫟

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冬十有一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

而後伐也

疏

注先行會禮正義曰知非不與謀言會者以言于袤故知此行會禮也若不言地直言會則

是不與謀例也召陵會杜注云於召陵先行會禮與此同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

諸侯不貢車服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天子不私求財

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

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

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

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

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

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

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

春秋正義七

二五

徐仁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冬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

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

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疏注春既至後至正義曰

宣七年傳例云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春既謀之例當

言及今書會者魯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從不與

謀之文釋例曰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興師而更

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

諱之從不與謀之例是其義也諸侯之序以大小為次班

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

國時無霸王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為蓋後至也

月公至自伐鄭

用飲至之禮故書

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

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摠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疏

注傳曰至月別

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

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按歷數此年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

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為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為建戌之中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立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氏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為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

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
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却節前何須致難
十有

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

公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

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

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為

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

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

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

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

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

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

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

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注夷姜至曰烝正義曰晉獻公

烝於齊姜惠公烝於賈君皆是淫父之妾知此亦父妾故云庶母也成二年傳稱楚莊王以夏姬子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淫母而謂之烝知烝是上淫蓋訓烝為進言自進與之淫也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馬遷謬耳 注左右至為號 正義曰公子法無左右明其因母為號公羊稱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勝之以有二勝故分為左右說公羊者言右勝貴於左勝義或當然此左右公子蓋宣公之兄弟也 載其旌 正義曰代之而載其旌蓋旌有志識故也世家云與大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為旌但馬遷演此文而為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

盟于黃 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雒魯地稱字義與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五月丙午及齊

師戰于奚 奚魯地皆陳曰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十一年大夫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弟也言歸焉

陳所納 癸巳葬蔡相侯 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 疏 注稱侯蓋謬誤

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葬則舉謚稱公禮之常也此無貶責而獨稱侯故云蓋謬誤也釋例曰卒而外赴者皆正爵而稱名慎死考終不敢違大典也書葬者皆從主人私稱客主之人敬各有本謙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成也葬蔡相侯獨不稱公劉賈許曰相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羣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杞伯稱子傳為三發蔡侯有貶傳亦宜說史書謬誤疑有關文是其疑之意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

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及邾儀父盟于雒尋蔑之盟也盟

在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

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姑盡所備

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疏傳

春秋正義

二十九

吳志

場至不虞正義曰疆場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場典封疆者不得已往侵人無使人來侵已謹慎守其一家

之所有以備不意度之事蔡相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相侯

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

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嘉之故伐邾宋

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

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

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

于朝

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疏

注日官至歷數正義曰周禮大史

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平歷數者謂掌作歷數平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晦朔弦望交會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歷而數之故曰歷數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

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公子亶昭公弟君子謂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

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疏**君子

春秋正義

三十

吳志

至惡矣 正義曰弒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妄也韓子曰為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如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致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昭公不免於弒戒人君使彊於斷也

注公子達魯大夫 正義曰知非鄭人者若是鄭人當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聞蓼六之滅其事相類故知魯人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

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 **疏** 公與至如齊 正義曰僖十一年公及夫

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夫人淫於齊侯而踈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不稱數也言夫人驕伉不可及故舍而不數也杜無明解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相瀆蓋以相褻瀆之故果致大禍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 注公本至曰遂 正義曰據傳文知其嚮會之時即與夫人俱行至於灤水之上不言及夫人會者夫人從公行耳其會之時夫人不與既會乃相隨嚮齊故如齊之上始書 夫人公自因會而行故言遂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

于齊

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無傳

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

我君桓公

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春秋正義一

三十一

徐仁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始議

行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

有禮易此必敗

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

亂

疏 女有家男有室

正義曰沈氏云卿大夫稱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

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為室也劉炫云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公會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謫譴也

以告

夫人告齊侯

夏四

月丙子享公

齊侯為公設享燕之禮

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

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

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

之

除恥辱之惡也

齊人殺彭生

不書非卿

疏

注上車至殺之正義曰

莊元年公羊傳曰夫人譖公於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何休云

擗折聲也齊世家云襄公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擗殺魯相公下車則死矣擗摺拉音義同也

秋齊

侯師于首止

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子亶

會之高渠彌相

不知齊欲討已

七月戊戌齊人殺

子亶而輟高渠彌

車裂曰輟

祭仲逆鄭子于陳

而立之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

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時人譏祭仲失忠臣

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疏

注車

裂曰輟 正義曰襄二十二年傳稱輟觀起於四竟又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

輟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莊王

相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

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

肩王子克奔燕

辛伯周大夫

初子儀有寵於相

王相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

嫡庶如兩政臣擅耦國都如亂之本也周

公弗從故及難也

春秋正義卷第七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七

公弗從故及

兩政耦國

王相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

